

正
誼
堂
文
集

正誼堂文集卷三

鄞董沛孟如

序

送江撫劉公歸養序

聖天子宣重光躬奉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尊崇之禮軼漢超唐

聲教覃敷通浹寰宙率土臣民咸作興於變思頤養其
親心而娛樂之以仰副

朝廷教孝之至意乃者光緒四年七月辛亥江西巡撫
廬江劉公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管內士大夫相與

言曰公以詞臣出典軍事轉戰數千里功狀顯赫受先帝知開藩江右不四五年持節撫我民

國家之所以遇公者厚矣江右十四郡流離兵火之餘民無定所比年遭水災益以凋敝公休養生息咸遂其性寬商惠民若家到而戶艾之社有倉屯有軍蠲緩田租持折漕尤力隆隆熙熙復覩承平公之所以福我者至矣夫不能忘

國者公也不能忘公者民也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觀吾民之惓惓於公而謂

天子能俞公之請耶董沛曰不然諸君之言一邦之私

言也非公言也非

朝廷之所以教孝意也。夫孝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然亦相其時而已。若昔南北交訐黃巾大槍之屬橫擾於天下公出而平越平吳平荆豫平青冀無役不從。開關戎馬國爾忘家人臣之大誼也。今天下之平十餘年矣江州一道猶號完善之區郡縣卽有偏災非若中州河東之甚者公繫戀太夫人殷殷然爲歸養計人子之孝思也。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將使薄海內外爭自濯磨以成烝父之治而況一二大吏有不從其請哉。祈父之士北山

之大夫屨勉王事而有不遑將母之歎時使然耳若夫
鹿鳴一什當西周文王之時南陔白華雍容愉樂士大
夫生逢盛世豈猶有不獲養之親乎觀於此而知公陳
情之表必有以愜

聖天子之心而全公之孝也已。越月

命下果如所請於是江右士大夫望公之留而不能得
也相率乞一言爲序乃詮次前語以聞

朝廷教孝之意垂示於無窮焉

送劉文枏觀察移皖中序

封建之世分國而治仕宦不出於其鄉沿及唐宋猶有

遺意守鄉郡建鄉節往往稱盛事蓋以生長之人治生長之地安其俗通其言而周知其利病措之於政固易易也前明以來仕宦始避本貫東西南北懷牒就道遠者數千里邇者五百里以外其俗異宜其言異聲官與地兩不相習吏治亦寢以衰敝於是有識之士每欲得舊日臨馭之所以收輕車熟路之功而非必爲身之便安計也文枏劉觀察吳人也其仕宦自皖中始旣而移粵東尋移江右觀察意不樂光緒己卯復改皖中其言曰吾久於皖故思皖皖之山川吾遊之稔焉皖之風土吾習之素焉吾居皖猶居吳也吾以圖吾身之便安焉

爾而於皖何益哉。余聞之曰：觀察自道也。吳與皖江上下之分也。今制雖設二撫臣，而內隸戶部，外建提督，則並稱江南，生長於吳而仕宦於皖，蓋猶之一鄉也。山川之夷險，若戰若守，觀察舊所規畫者也，而非徒遊之稔也。風土之美惡，若因若革，觀察舊所贊襄者也，而非徒習之素也。吾知觀察之行，必將大有造於皖者，而豈爲身之便安計耶。維昔粵寇之亂，劉氏一門盡節於金陵。觀察年十三，挈其六歲弟脫身入皖，輾轉數年，遂以才。謂受聘幕府，勦巨寇，恢名城，積功狀數十，擢至今職。方是時，全境糜爛，軍書旁午，焦勞於帷幄之內，出入於戎。

馬矢石之閒羣帥倚之以蔽大役喬勤恪英果敏二公
尤所禮重闊略儀數相愛如師弟凡夫撫納降眾休養
子黎觀察皆有勞焉今相去不過十數年其勳德之繫
於人心猶耿耿也觀察固思皖皖之人何嘗不思觀察
哉旌麾移於江澗而謳頌徧於域中父老子弟必有以
再見顏色爲深幸者矣抑觀察之年甫強仕耳英略偉
器朝野知之敷歷日深所進胡可量也異時酬庸顯赫
開府江南築畫錦之堂傳爲盛事如昔之史文靖如今
之李肅毅則所以講求吏治而便安其人民當更有進
於古者吳之人祝之皖之人祝之卽此江右之人不且

以重隸宇下而交祝之耶。

贈陳魚門太守序

出處之際用舍之所由判也居焉而求其志行焉而達其道古之人以一身兼之而未嘗以一時兼之若夫處鄉國之中不受

朝廷升斗之祿乃以此身繫東南之望而爲官吏民物所倚賴尙哉其惟我魚門先生乎先生少以詩文掉鞅文社廣交遊琴酒無虛日旣長值吳楚多故籌鄰省之饟以饋諸軍暨郡邑興作若濬河修學振荒諸大事當道率倚先生先生亦不避嫌怨出而應之世以是稱焉

然此皆鄉士大夫所優爲者，不足以爲先生重也。吾四
明際海而州，素號樂國。自宋元以來，九百餘年矣。而遭
兵革之禍，凡三一則建炎之金人，一則嘉靖之倭寇，逮
及於今，而有辛壬粵賊之亂，其餘皆癰疥耳。金人之變
也，李侂任戢輩保境拒之而已；倭寇之變也，錢鯨韓綱
輩委身殉之而已；卽如陽明王公，亦以無尺寸之兵而
不敢決戰倭之策，乃先生之復鄉郡也。流離轉徙之餘，
投袂而起，招屬國撫降人，以虛聲鼓動忠義，一戰而平
之。州管諸邑，次第告定。明年克越州，又二年會克杭州，
而兩浙宴如矣。此則古來鄉士大夫未有之功，而先生

談笑以成之者也於乎豈偶然哉

毅皇帝中興寶祚羣傑輩出以供

聖主之用若李忠武左恪靖曾威毅諸公皆以書生起
徒步游歷大帥功名震天下

國家以高爵賜之諸公以致身報之分也其常也先生
伏處家衡一不用之身耳而其功如此雖嘗以薦剡聞
於

朝下江南州牧之

命而先生猶不出也名不挂歷官之簿而異域知之足
不候大府之轅而文武將吏重之凡財計之贏絀民生

之利病與夫中外回圖之要約鮮有不諮於先生者蓋
天生非常之材不惟建非常之功也而亦創非常之局
以畀之遂使出處之途令人淵乎而莫測其際於乎尙
已余自弱冠始識先生三十年中公私之事交相倚重
比年修縣志過從益多今將北行留一言以爲臨別之
贈先生卽終處乎猶願收拾神明益儲其有用之略吾
知吾郡不可一日無先生而近日海隅亦萬不能安然
而無事也先生其出而圖之否耶

贈同年孫峴鄉序

余以丁卯舉省試同薦之士二百七十人闕雅淹貫有

聲於吳越間者指不勝屈而會稽孫君峴卿其一也峴卿於余初不相識戊辰春客都下吾兩人旅居密邇一再訪之乃得觀其詩若文焉余由是器峴卿而峴卿亦樂就余其遊也同車而過乎市其歸也同舟而放乎滄海四五月中形跡之昵未有如吾兩人者余膺郡縣之聘與修鄞縣志而峴卿亦家居不得意明年己巳東遊四明余招之共事高樓對榻往往縱論經史雜舉古事以相詰難峴卿性伉爽時亦彈余之所失什九中之余益器峴卿峴卿亦益樂就余於是峴卿年三十矣將以八月歸而屬一言爲贈吾知峴卿者也安可無言夫浙

東之列郡凡七而明越其大者也山川相毗風俗相等故歷代之人才亦相輔而起焉唐以前無論矣明州猶隸越也宋則攻媿之文放翁之詩皆以海上桴鼓與中原爭長南渡諸家之名固未有能過之者清容起於明而鐵崖之體不沿夫清容陽明起於越而文定之學不阿夫陽明此對峙之勝也黎洲寓明而倡證人之社明人於是乎有越派謝山寓越而主叢山之席越人於是乎有明派此交會之盛也諸先生薪火之寄其猶有存焉者乎高曾規矩百世不祧徵文獻於舊邦當時賢者庶幾見之吾願與一二兄弟兢兢焉以荒墜是懼而勿

爲杞宋所竊笑也。峴卿之才信美矣。其賦於天者厚也。然而其齒則未也。壯而強焉。強而艾焉。其識力漸以定。其聞見亦漸以周。古人之所以成其學而揖讓乎作者之堂者。大抵在此時也。以吾峴卿之木安乎其所。已能而勉乎其所未至。上之以文章名世。充承明石渠之選。以繼廣颺之盛。未可量也。次之而著書立說。守先輩之統。而爲鄉邦生色。亦未可量也。吾惡從而測其所止哉。吾長於峴卿十三年矣。荒落舛陋。四十無聞。何足以益峴卿。抑吾願峴卿之充其量。而蘄至於古人。毋徒以聲華相馳逐焉。斯則區區贈言之意。而亦吾黨之士之所

跂而望也

正誼堂文集卷三

正誼堂文集卷四

鄞 董 沛 孟如

序

左侯相七十壽序

自來中興之盛孰有如我

國家者乎天命之亦人爲之也

毅皇帝冲齡踐祚躬奉

兩宮垂簾聽政

登極之始首命曾文正公以大參之任節制東南於是
肅毅伯李公自滬入吳威毅伯曾公自楚入皖長江水

師順流東下，皆在曾公臨馭之地。而我恪靖侯左公，獨自豫章入浙，晉督八閩，與曾公同列，轉戰嶺南，遂以完十餘年粵寇之局。此

中興之業所由成也。雖然，公之功不第在東南也。入援畿輔，而流捻肅清；出督關隴，而花門馴服；前鋒西討，天山蔥嶺之部，奄入版圖；外藩震懾，稽首奉約，不敢肆薦食之計。尊

主庇民策功第一。蓋嘗上攷詩書，下觀史冊，未有兼容併包如公之偉烈者也。夫古之稱中興者，代有其事。晉元宋高，偏安於江左，非能復舊物也。唐之肅宗，克定都

邑而不免藩鎮世襲之驕明之景帝迎歸上皇而且貽
權倖奪門之禍周宣王漢世祖差足稱矣然光武厭苦
兵事閉關謝質子無能繼西京三十六國之轍江漢常
武詩人所以美宣王也而姜戎一役業已寢衰甚美之
中猶有餘憾以視我

國家中外乂安聲溢八表褰裳揭竿之眾禽獮而無遺
橫犇貫領之儔倣關而恐後

絲綸下賁疆吏惕息奉行毋敢違越以

聖繼

聖七鬯宴然兼有歷朝蕩定之功而無歷朝遷流之弊

此固詩書所罕觀，史冊所希逢也。夫非人爲之，而誰爲之也。何則？垂簾之治，明德宣仁，並著往籍。然當蒙業守文之際，處之非甚難也。洪惟

兩宮膺艱虞之運，宵旰憂勤。

命將出師，削平大憝。自來未有之

聖后也。古中興之主，歷年長而更事多，馳驅馬上，以定方域。

穆宗富春秋，垂裳恭己，運天下於指掌之間。

付託得人。

重光續武，自來未有之。

聖主也。方叔召虎，聲稱爛然，而撻伐之師，不越千里。吳漢耿弇，有方面功，亦僅僅一隅耳。郭李相州之潰，遂失河北。于忠肅南平苗蠻，而宣大邊警卒未靖息。公則統軍廿載，經營數萬里，勳冠一時。農桑水利，諸大政，孜孜講求，與斯民休息，期於上治。自來未有之賢將相也。內而

宮廷，外而闔幄，彌成

中興。啟詩書史冊，未有之盛。夫豈偶然者哉。公先以客將將兵，其膺封疆之寄，自吾浙始。沛浙人也。念昔鄉郡淪陷，竄伏巖壑，以延喘息。望公之來，朝夕引領，及旌麾

東指遂與父老子弟咸慶更生拜公恩賜亦已久矣茲以屬城令長重隸宇下竊仰窺公之生平而益稔爲自來所未有也公出處之正可以擬諸葛武侯而功名過之譽望之隆可以擬司馬溫公而經濟過之將略如岳鄂王而遭遇過之戰狀如李衛公而本原過之至於耄老好學則如衛武公夔鑠治事則如文潞公自來名臣碩輔得其一可以不朽者至公而以一身兼之前史豈有是乎宜乎覃受

帝眷而耄而耄而期頤洪算曼祜推衍永永至於靡可紀極當亦自來之所未有矣公明年屆七十江南北僚

吏以今歲十月攬揆之辰預爲公稱慶屬沛擬壽謙之
文沛躬際

盛時幸得附賢將相統轄之列敬進一言以侑公無算
爵豈惟壽公蓋亦爲我

國家慶無疆之福焉謹序

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祝黎單闕之歲五月二十五日大司空蒲圻賀公年七
十哲嗣觀察公方自贛郡移守豫章覃敷惠政爲百城
守長之率於是屬吏董沛等再拜言曰自來稱世家者
莫盛於王謝粵若茂宏安石身處端右以耆齡碩德師

表百僚而其諸子弟環居方面膺刺史太守內史之職
重圭疊組冠冕海內然歷攷其時雖號稱中興而局局
於偏霸之世家門綦盛而所遇未隆論世者猶有歎焉
惟公敷歷

四朝躬際

穆廟中興之運

神武撻伐中外久安自趙魏齊豫秦晉吳楚以暨滇蜀
黔粵河隴邊外之地脫水火而登衽席懿哉鏗乎

大一統之宏軌也

重光繼聖

訓政憂勤亦惟我二三黃髮之臣翊贊

盛治以弼此丕丕基公由御史大夫轉掌邦事凡大典禮大興作靡所不與和厚寬裕以培國脈觀察公遵奉庭誥出守江右諸名郡用能宣布

今天子德意愛養斯民俾斯民姓姓翔翔歌詠忭舞豈非遭際之盛有以致此哉以視古人蓋有過之無不及矣公稟秀江漢文譽翔洽自其少時游丁茶苦竭蹶襄大事而不懈於學道光辛丑成進士觀政銓曹以翰墨名都下具幅紙乞書者日數輩隨手應之而非所好也洎直樞廷厯諫垣遇軍國重計侃侃直言無少顧忌尤

謹守溫樹之戒，每獻納必手焚其草。雖在子弟，有不知者，咸豐庚申，西人犯天津，陳防海數千言，皆中肯要。

文宗北巡，或勸公扈行以避時難，公不可，偕留守諸大僚巡警門衛，安集畿甸，一時重之。和議告成，海宇清晏，又值

穆宗踐祚，羣策羣力，彈冠奮興，公亦受

特達之知，以四品秩，歷長憲府，度嶺典試事，提舉三輔學校，所至得人，十年之中

恩寵懋渥，天下胥仰望焉。

今上御極，加禮耆臣。

特賜紫禁城騎馬遂拜司空公力陳四事裨益

新政而尤亟亟於儲將才雖在隸臣城旦之籍亦具上其名蓋深有得於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抑亦安不忘危爲

國家深遠計也時會差殊寒暑小異然公寅亮坦直夙契

聖心加以

山陵鞏固大工告成公實司綜覈之任猶將迴翔卿貳疊晉崇階膺不次之

懋賞固可以預日策矣夫敦龐宏碩之彥在鄉爲耆舊

在國爲老成人若漢之張蒼唐之婁師德宋之杜衍明之夏原吉皆雍容黼黻矜式班序不必爭赫赫之功而端委蒞朝實足厚風教而持運會此虞夏以來所以重國老上庠之典也公神明疆固不異少壯天畀以洪算曼祿用佐

聖清久道化成之治遇之隆也福之備也前代之所希覲也觀察公造福西江亦有年矣今茲上壽將合諸郡父老頂禮遙祝之忱爲公晉無算爵延永永之祉以仰

旌門異數榮拜

天章褒爲

熙朝人瑞祥符吉曜光賁荆衡豈徒屬吏頌禱之私言
哉不腆之文亦願爲公期頤券爾謹序

胡研生先生七十壽序

國家值

中興之會

重光繼聖隆赫昭宣寰宇姓姓咸登衽席內外臣工承
奉

德意而敷布之亦尙賴方聞碩學兼師長之任倡道鄉
里俾後進子弟知所矜式敦孝友而澤詩書用佐

天子文明之化若我研生先生其著也先生世居績溪太翁錫之府君客遊南昌遂隸籍焉自少聰敏委已於學成進士入詞林文譽翔甚分校北闈以得士稱游擢臺諫尤著直節遭母氏陳太夫人憂家居不復出歷主東湖鹿洞經訓友教豫章五書院卓然稱大師蓋至今二十餘年矣東南多故赤眉銅馬之屬橫擾郡邑先生以才望爲當事所重若籌饗若國防若保甲皆倚以集事諸軍告捷逆焰肅清

穆宗優獎在籍諸臣美授卿秩以榮先生朝夕孜孜念所以報答

國恩者惟成就人才爲當代急務於是開講席擁皋比
執經之士著錄數千取科第以去者指不勝屈上爲

朝廷登用俊乂之助下以補官吏政教所不及將使西
江風俗蔚成鄒魯淵乎偉哉先生之教之廣也夫江東
西在唐初本一道耳黃山白嶽與匡廬對峙以歙人而
居江右者莫先於唐之俞稠然其人不甚表表若宋之
汪從正舉甲科官京秩而由婺源徙樂安矣若元之鮑
千泗列西臺著直聲而由徽州徙萬載矣至於明初趙
東山自休甯徙九江則道園高第也其後謝西山自祁
門徙南昌又康齋高第也文章理學壇坫所尊昔我有

先正惟先生足以兼之耳。先生今年七十，神明疆固，不異少壯。時與二三耆舊，仿洛社故事，觴酒賦詩，以歌詠聖世，醇粹充積，卽馴致期頤，不難巍然大老。表正末俗，在鄉國爲人師在。

朝廷爲人瑞，此彼都人士所昕夕以祝者也。今茲紀年之文，特嚆矢已爾，是爲序。

陳子相先生七十壽序

同治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子相陳先生七十壽，門下諸君將製幛以慶，來言曰：先生於吾子爲忘年交，比以修志之役，益朝夕過從，知先生者惟吾子。紀年之作，吾

子其無辭。余獲侍先生二十餘年矣。辱先生獎借。置之
契好之末。微諸君請。固將有言也。先生以名諸生受知
於史侍郎。膺拔萃之選。

廷試第二。聲振都下。少能詩。兼治古文。辭溫雅中律。無
塵俗之氣。工書法。及經生藝賦。家言弱冠爲大師。迄今
五十載。請業請益者。屢錯戶外。恆滿。僉以是稱其才。先
生精小學。凡將蒼頡之篇。研究最審。讀經有心得。不規
規於先儒成說。鄉邦掌故。尤所諳練。徐舍人柳泉。校宋
元志。先生與之往復。籤札高寸許。近纂邑乘。總其大綱。
分曹授諸子。搜採羣籍。至千百種。四明文獻於斯徵焉。

僉以是重其學。先生捧檄粵西，不一載遽投牒歸。既歸撫軍以下交起之，謝不就。

今上初元，侍郎朱公以學行薦荷

天子俞旨，命往江左，畀以親民之職。而先生安臥家園，不復作出山想。僉以是高其節。先生待人以誠，自宗黨戚屬，至鄉鄰故舊，著錄羣弟子，無高下，無少長，一以和衷接之。家居負重望，當道守令，枉車騎時相咨問，而先生清介自守，未嘗以竿牘進。歲時往來投刺而已。未嘗輕造其庭也。僉以是尊其行。雖然，此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鮮兄弟，返自桂州，未朞而封公歿。祖母母俱在堂。

壹志頤養能竭其力。母夫人晚遭疾，偃臥牀蓐。先生謹視食息，益以不懈。巨室奉重幣，請主其塾。先生顧戀膝下，雖一城之隔，亦不赴也。生平無遺行，華言風語，不自其口，而面論是非，罕所假借。或以詩文相質，抉摘其利病，無汎無隱。世居西郊老屋數椽，躬治園圃，而邑中有義舉，必與其議，關繫風化，如女優佛會之禁，尤侃侃持之。順以事親，誠以孚友，正以訓俗，此則先生之性情有獨至者。而豈尋常所易幾耶？夫白首耆碩之士，不必見用於世，卽其言論丰采，亦足以廉頑敦薄，而有裨風教。陳太邱、王彥方之類是也。先生鬢眉龐古，伉儷相莊，五

子諸孫環侍左右天留此靈光碩果爲吾鄉表率使里
黨小子咸奉爲模楷之宗意可知矣弗祿康虔先生所
固有耳卽自此耄耋期頤馴致夫

昇平人瑞以仰徼

國家旌門之典亦恆事也吾願以斯言爲諸君券焉是
爲序

陸崇階先生六十雙壽序

丁卯同薦之士浙東西二百餘人以具慶著齒錄者三
十餘人吾鄞陸君廷黻其一也廷黻負雋才修行於家
所以事兩尊人者靡弗至兩尊人安其養愉愉然顧而

樂焉。歲己巳年伯崇階先生暨伯母張孺人並屆六十諸同好謂沛當有序其曷可辭先生少讀書屢試不遇會倫墩之亂余提督步雲率師屯上虞先生從閒道謁軍門干以計策提督板授千夫長而先生棄之既家居嘗一佐郡掾治公府事二千石倚爲重而先生又棄之性樸誠未嘗作欺人語而人之欺之者弗校也偶市物市人匿其良以楛而竄者售焉先生亦取之歸語人曰彼無良焉者而一日不市則其家一日飢矣吾是以取之也其設心類如此篤念先世得始祖之墓於光溪爲之封誌又以次治羣祖墓雖疏遠不怠可謂難矣先生

兄弟二承先人命已別籍而伯氏性疏畧以五木耗其貲先生斥已財之半遺之伯氏復廢之索負者猶盈其門先生罄所有爲償博進伯氏歿諸姪依以食焉可謂尤難矣古者大功同財何論同產自禮教旣衰一二爭奪攘竊之禍首起於行路浸假而宗族戚懿較及錙銖甚且以一本之親朝同炊以會食暮反顏而相向求其敦睦終始帖然無異辭者蓋什不得一而况出己有以均其貧富而又至於再三哉汝南許劭俊人也其弟文休至於業馬磨負天下人偷之鑿者猶或昧焉矧其散者乎吾觀於先生不禁慨乎其有言也淑配張孺人爲

象山右族女其始歸也先生將嫁季妹倉卒無奩具孺人則脫簪珥出嫁衣以佐之骨肉之恩衰於妻子先生之友愛如此卽孺人內助之賢可知矣沛故與廷黻友而未嘗至其家旣同譜始登堂修子姪之敬嘗歎先生之積善餘慶以有此令子也又歎廷黻之能養其親傳一堂之上皤然白髮燕喜康強將馴致夫耄耋期頤之壽而未有艾也先生之生爲五月九日孺人之生爲八月十有六日廷黻以仲夏溽暑賓朋來不易爰於母氏生日奉觴而合慶焉是日爲吾鄉中秋南宋史忠定王以壽其母而改之者也前明則楊文懿之母亦以是日

生文懿集中嘗有壽讌記廷黻有盛名於時異日登上第以文章遭遇

聖世邀

天子之

錫命以榮其親上繼鄉賢楊史兩家之盛此固吾黨之士所忻羨焉而預爲之頌者也謹序

陸漁笙六十雙壽序

數百年來吾邑士大夫解組歸田以詩文主盟壇坫俾鄉邦後進咸所宗仰莫如前明張東沙先生於是天下又安搢紳尊貴公卿大臣家居有司以屬禮入謁凡利

病所關曲直所界苟得一言率奉令惟謹雖彊健守令不敢多執持故先生山林養望氣體發舒開志局於家延集才俊分曹授簡而又東關茂嶼西營武陵日與賓客游燕歌詠海上桴鼓足與中原相應迄今思其盛者猶恨不能執筆捧硯與之揖讓於其閒也自是厥後杲堂先生在勝國謝山先生在

本朝皆執吾鄉牛耳然杲堂窮老布衣氣力不足以鼓動謝山雖亦入翰林而飢驅奔走家居日少以視東沙皆所不逮俯仰今古慨然遐思若吾同年陸漁笙編修差足與東沙相頡頏已陸氏望於鄞其在前明實與東

沙之張、竝稱四姓、逮入我

朝、累世隱德、弗翔於時、然孝友敦樸、守詩書之舊、無忝於祖、編修起寒素、篤志嗜學、始以經生藝賦、家言有聲庠序、與陳大令鈞堂、周編修珊瑚、梅毛廣、文溪芷、馬孝廉覲光、稱一時之傑、稍長、習駢體、兼古今體詩、咸有宗法、旣釋褐、讀中祕書、學日益進、持節隴右、得江山之助、詩文亦益工、性摯孝、樂依親側、雖策名仕籍、而頻乞歸省、比賦鮮民、感慨身世、遂不作出山想矣、東沙之歸、年僅五十五、而編修適如之、於省於郡於邑、迭主講席、一時高材生、羅列門下、士之趨之者、若魚之歸壑也、庶幾哉

其亦東沙先生之亞歟雖然東沙修府志不厭於眾是非之閒謗論蠡起編修之居鄉也凡利病所關曲直所界輒持清議無洩忍之態雖不能盡得於當事而丰裁高峻嶽嶽不少阿當事亦敬禮之修水利振水災身任其事不卹勞瘁復名宦周嶺山祠倡鄉賢全雙韭祠宋儒九先生祀之於辨志精舍先達王秋槎等六公祀之於文昌閣皆編修主其議而余輩預之表章前哲昭示來學洵有功於名教也惟昔東沙茂齒家居當時措紳若屠竹墟范東明余君房咸左右之故其譽益隆今編修雅負鄉望扶輪大雅而頽老如余亦得叩囊底餘糧

相處如驂靳蓋鄉國斯文之統亦不無少裨焉今歲甲午編修與其配陳宜人竝屆六十諸朋好以屏幃之文相率來請憶在己巳先德崇階年丈洎伯母張太夫人亦際雙壽不腆之文敬以侑酒今相去二十五年而編修伉儷復遇斯盛余安可辭也宜人以儒家女歸於宦族貴而不驕克盡婦道相莊數十年旁無姬侍生二子長舉於鄉次餼於庠才華炫發不可限量東沙先生著作之富園林之勝誠非編修所能逮而其諸子列仕版皆以任蔭起家無有繼科第者斯則陸氏教子之方有加於張氏矣己巳前序余曾以楊史兩家爲編修頌茲

亦無以易也。願述曩言，重爲之券，亦吾邑士大夫之盛事也。是爲序。

邱翰卿六十壽序

余少受庭訓，自先大夫見背，始執經於先師邱圃香先生。先生最器余，及其族人筠孫，以爲門下二雋。時則筠孫從弟翰卿亦偕其兄間學，年僅十二，美秀而文，與余相契愛。余少筠孫三歲，而長於翰卿二歲。筠孫弟視余，余亦弟視翰卿也。今老矣，解組歸田，回溯同學之友，晨星寥落，距筠孫之歿，已十有餘載，而翰卿則旣六十矣。方君之少也，聰慧特甚，師以灞橋驢背雪命對君，卽應

聲以蜀道馬頭雲屬之聞者驚異稍長通諸經能詩善文與筠孫齊名吾表兄王君禊亭愛其才以女字翰卿且授以詩學故翰卿制藝不及筠孫而詩則出筠孫上既成諸生試於鄉不售乃家居授徒鄉里稱大師載酒問字者戶外屨恆滿暇則以古今體詩自娛有藻香齋詩草若干卷已繕寫可行世顧此不足以盡翰卿也翰卿有至性事其父夢九先生能得歡心夢九先生雖業賈而篤好讀書愛筠孫并愛余每過其廛肆輒留與其食視若子弟語翰卿曰此君不凡汝宜兄事之毋失禮也翰卿稟家教一生端謹母夫人病喘夕不能寐翰卿

侍牀側衣不解帶者累旬而卒不起既別籍而第茹香卒時卹其孤寡鄉里善舉若同善會若達仁公所皆出資助之以繼夢九先生未竟之志此在豪富之家亦非甚難事翰卿特寒士耳歲入不能敷所出乃能急公好義爲里社倡可不謂加人一等邪昔者筠孫年五十余曾以文壽之追敘少年當程課之隙余治庖筠孫執爨翰卿及余弟震軒左右之具饌數品歌呼飲啖以爲樂談經論史以及文編說部詩話字書異聞諧語之屬無不徵引往往達旦由今思之當年情況宛在目前而吾兩人白頭相對猶得追話舊事以爲侑觴之饒感之歟

慰之歟試質諸翰卿以爲何如也翰卿雖已六十而容
色充粹步履強健依然如少壯其二子涓與洋亦後起
之秀繼自今賈者懋於業士者勤於學或廉三貪五恢
先代之緒或疏寵受秩以發舒乃父半生沈鬱之氣而
翰卿優游里閭日與吾輩舊交攜杖敘宿好雍容頤樂
馴致高年未可量也門闌之慶書不一書翰卿其將以
余言爲可下酒固不減昔年同學歌呼飲啖之樂也

費曼書六十壽序

將爲求名計乎下焉者脅肩諂笑出入顯貴之門伺望
顏色投所好而進之朝一刺夕一緘趨承奔走皇皇焉

如恐不及此一輩也。上焉者讀書筮仕，挾策干時，疲敝於冠蓋之會，蹂躪於戎馬之場，披戴星月而不敢言悴，櫛沐風雨而不敢言困。此又一輩也。二者雖流品不同，而其爲勞則一也。將爲求利計乎？下焉者積金盈篋，謀貧戶之息，而且暮索之寸銖，積索以起其家，甚至薄物細故，亦必計絲豪之益而取贏焉。此一輩也。上焉者擁高賞，就市列，視材貨之盈虛消長，以爲進退呼應，千里速於置郵，持籌握算，至漏夜不倦。此又一輩也。二者雖地位不同，而其爲勞亦一也。若吾友費君曼書者，其殆當世之逸人矣。君世籍慈水，稱巨家，其先德有摯行以

悌弟

旌於朝君少讀書，卽不屑屑章句。嘗曰：古人之書，有益於身心者也。體而行之，所獲多矣。若徒爲干祿計，抑末耳。試行省者，二遂棄去。循例得京曹，以母氏年高，亦不謁選。旣服闋，或勸之出，君曰：向爲母在，而不出，今出焉，是利親之歿，而若隱憾其不速者也。自是無用世志。蓋君之高尙如此。先代有廛肆在甬江濱，運燕齊遼莒之產，售之東南，歲入鉅萬。君席餘蔭，悉委之羣從輩，弗過問也。其後亦棄去。壬戌之秋，故居遭寇燬。君就基址，葺治完整，小園無恙。饒假山池館之勝，雜蒔花草，以爲娛。

樂嘗得阮文達公隸書半圓二字顏其居室繪圖記之
會稽孫峴卿甬上劉藝蘭同里葛豫齋皆有題詠余亦
預焉蓋君之清曠如此古之爲逸民者周有衡門秦有
商山晉有柴桑唐有笠澤大都遭時不偶有託而逃至
若种放陳繼儒諸君以此交士大夫邀天子之知賜詩
賜號以爲光寵其志趣難言矣君進不求名退不求利
蕭然物外日與二三故老一觴一詠諧笑於園圃之間
視夫世之役役名利者若朝露若浮雲泊然無所動也
古今人何遠不相及邪君明年六十矣元月九日其生
辰也哲嗣瑚卿茂才以錢唐金君之略來請爲序念自

束髮授書，逐逐於名場者幾四十載，閱歷之苦殆不勝言。通籍以後，奉

朝旨，出宰江右，簿書鞅掌，忘餐廢寢，其勞悴抑尤甚焉。今雖解組歸田，而買山無資，依然故我，不得已就當事之檄，襄理海運，口講指畫，往來於衙市中，亦未嘗有一日暇也。名疆利鎖，此生不能脫然，以吾之勞視君之逸，其相去何如邪？君聞之，當亦快然自慰，怡然自得，而爲之晉無算爵矣。是爲序。

袁葦孫五十壽序

昔先贈公與吾師月樓先生稱石交，一歲之中，往還頻

數其伯子小樓又先贈公高第也仲曰葦孫實能承父
兄之緒以學行稱邑大師與我同物而長我一月三十
年中文章道義交相切劘通門昆季之好蓋未有踰於
君者今皆種種焉及艾矣君少失所恃事繼母史太夫
人陳太夫人以孝謹稱兄弟爲師友友愛肫篤叔父四
人自三以下年皆相輩君與之同學而禮之甚恭第五
爲柳亭以諸生高等應食廩而限於額君次不應貢乃
援例充學官以讓焉小樓蚤世遺子女俱弱主其家政
而時振業之與人交不設城府意所不可直斥之無假
辭色此其行之粹也制舉之文濫觴於宋而極盛於明

沿流至今亦少衰矣君導脈經史自成宏正嘉以迄於國初諸老之作悉能抉其利病而得所折衷故其文如子如語錄直剖奧竅發爲中聲一時輩流無不推讓少善病稍閒輒自力手一編丹黃靡倦喜讀儒先書及諸家古文辭每有論述率中矩範此其學之純也吾鄉在鄞江以東倚山枕湖風氣醇樸雖簪紱纓組之盛不能與都人士爭雄長而詩書相嬗衿佩相接以敦行力學負鄉望坐擁皋比教授後進亦足以自命余所知者前輩若張文曙村應文楚江及吾師邛移華先生皆都人士之所尊禮者也吾兩家門戶伯仲兩尊人皆以學行

推一鄉祭酒數十年來後生小子猶稱述之余少孤失學飢驅奔走顧念生平蓋未嘗有益於吾鄉者而君兄弟叔姪咸以壇席之尊啟迪來學出其門者彬彬有法度蓋所以爲鄉國重者原不在簪紱纓組之榮也且余之慚君尤不止此袁氏望於鄞千百年矣正獻公以陸門世嫡冠冕吾鄉逮及

皇朝從祀

文廟鄞之諸袁大率祖之而君亦其後也先世學統當思有以承之其所以爲鄉國重者更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耳君質性敦厚人紀懋修居恆書格言以自警惕華

言風語絕不自口入道之資吾交好中固未有踰於君者繼自今齒彌高德彌劭而學亦彌進俾吾鄉後起咸有所矜式於以成鄒魯之國此尤有功者也若夫世俗頌禱之諛辭非君所樂聞固無庸覲縷陳之矣

陳鈞堂五十壽序

道光丙午余年十九與陳駕部樹珊同受知於學使吳公補弟子員以是獲交其兄鏡三先生先生仲子鈞堂甫七歲岐嶷秀發精悍之色時見於眉宇余聳然異之不十年而君入縣庠又十年而登鄉賦又四年而成進士聲華之盛聞望之隆鄉里學者洎海內文學士咸嘖

嘖稱鈞堂先生余雖濫竊時譽猶不覺墮乎其後也曾
幾何時而君之年已五十矣十月八日爲君之生辰羣
從輩服官吳下郵書奉幣以壽讌之辭相屬余與君紀
羣之好雷陳之契非第區區同齒錄也微諸子請固亦
不能無言君資稟瓌異工辭章效法古人自漢唐外文
於宋取歐王詩於明取李何駢體於近代取孫洪餘事
爲制舉藝胎息大家以才筆縱橫之而於有司矩度亦
不失繩尺與余有深契者此好尙之同也縱論古今臧
否人物扶摘其利病評隲其得失每過君草堂聯牀聚
話窮日夜不倦合者什八九不合者什一二耳此識解

之同也。朝章國故及記述時事之書，靡不披閱。前賢軼
事故老傳聞，官牘邸鈔，說部所載，亦一二撿覽。余有今
獻遺聞，今平準書之作，尙未成編，而君之郎潛紀聞數
十卷已風行天下矣。此著作之同也。君有才弟清甫，舍
人亦余同譜。余弟震軒明易義，能詩歌，皆不幸早世。脊
令之痛，時切於懷。嫡庶室若而人，雖迭有生產，而先立
猶子爲子，以廣嗣續，此境遇之同也。旣同舉於鄉，先後
登甲第，余奉

朝命出宰江右，而君浮沈郎署，不五六年，亦改官縣令。
注選江南，此仕履之同也。歷任數邑，以經術飾吏治，官

私文檄皆出己手。君有虞東文告一卷。膾炙人口。余所作公牒分爲四部。曰吳平贅言。曰汝東判語。曰晦闇齋筆語。曰南屏贅語。亦頗有以倍價購之者。此政事之同也。君以治尙儒雅爲吳子健撫部所薦。余亦以勤敏精能。盡心民事。登潘撫部之疏。竝荷。

俞旨交樞垣記名。然余以供億無狀。不合於學使。引疾乞歸。君則以恥附門生籍。與學使齟齬。借他事被劾罷官。此遭際之同也。性皆伉爽。面斥人過不少假借。每論事侃侃諤諤。恆屈其流輩。紛華靡麗之場。當春秋佳日。及旅況無聊之際。時一過之。今老矣。興復不淺。此意趣

之同也。歷觀史冊，名世者何限。然時異境殊，有不能比而
同者。獨吾兩人生既同里，而綜核生平，若芝蘭若蚤，
鉅無差池焉。此殆天作之合，將留爲枌社千秋之佳話，
而豈區區以同齒錄爲幸事邪。雖然，余自解官歸里，雖
無力買山，而灑掃家弄，有終焉之志。君匏繫蘇臺，建別
墅曰滄園，儲藏萬卷，寢饋其間，將以其身爲寓公焉。此
則晚景之不同。人或以輕棄邦族爲君議者，而余之意
則尤有進也。前年余六十，慈谿葛中翰壽之曰：先生碩
學也，雖嘗捧檄一出，而不數載遽賦遂初，然則先生非
仕履中人，而仍學中人也。四明文獻，今亦少衰，主斯文

斗杓領袖我鄉國後進。微先生其誰與歸。由此言觀之。余之亟須君歸。豈有他哉。亦願君同主壇坫。爲大雅之扶輪。用俾吾黨小子得所宗仰。毋使余有隻輪孤翼之懼。此則引領北望而朝夕以冀者也。抑聞之。浙人官江左。其後卽寓江左。百餘年來。莫著於隨園。當日聲華之盛。譽望之隆。實非君所幾及。然以余言之。君之才足與隨園伯仲。而根柢之學。則遠出其上。今年僅五十耳。尤願君整頓神明。殫力於著述。異時名山石室之書。汗牛充棟。蔚爲巨觀。其精確美富。必有百倍隨園者。而余之瞠乎其後。更無足數也。承諸子之請。以是壽君。君當亦

樂聞之而爲之進一觴矣是爲序

葛豫齋五十壽序

吾友葛君豫齋今年屆五十十月十六日其生辰也諸子暨媼戚將製幃稱慶介吾同年陳明經蓉舟先期乞言爲侑觴之具余適遭肝疾醫者戒毋用心弗敢諾明經曰葛君雅重子文微子言固無當其意者敦促再四疾少閒倚牀握筆從而爲之辭距懸弧之期僅三日矣昔者聖門以文學政事分二科故自來能文章者不必長於政事儒家如荀卿道家如莊周其文尙矣而一令蘭陵一吏漆園其政無得稱也子長子雲孟堅伯喈之

儻皆西漢之傑而未嘗一試州郡至唐而有韓柳氏者
推古文大宗百世無異辭然韓治潮州政聲赫然水族
冥頑之物亦誓於一言而驅移境外子厚刺柳州因俗
立教設方計贖州民男女之質錢者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爲嶺西造福循良之目不亞於文譽此蓋兼文學
政事而一之者唐以後治古文者悉宗韓柳歐公紆餘
貽盪殆得其神蘇氏父子注洋恣肆殆得其氣名卿巨
儒固不局局於循吏然其文章亦韓柳之別子而非韓
柳之嫡傳也王荆公於歐蘇之外別樹一幟勁峭似柳
端疑似韓尋法門而透關楨於二家可稱具體其立朝

行新法播爲口實然皆誤用小人之過至其初爲鄞令實心實政邑中大治鄞人至今尸祝之以視韓柳之爲治亦伯仲閒耳金之遺山元之道園明之景濂諸公雍容侍從政事無所表見而其文章亦不過歐蘇支派距韓柳殊遠獨震川氏振起有明深入韓柳之奧至今談文者稱爲宗子震川令長興用古教化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之由是忤當道僅遷通判其視荆公所產則江東西也所治則浙東西也遙遙相望文章政事皆不愧爲韓柳之世嫡也

本朝二百餘年，繼震川而起者，首推湛園，次則望溪，湛園固君之鄉先輩也。垂老登第，僅得以著述沾漑，後學而無涉於吏治。望溪雖置身通顯，議論與朝貴不協，他無設施。有韓柳之文，無韓柳之政，亦時會有不同，非必其才之短也。乾嘉以來，文士輩出其閒工，俳優精考據者，指不勝屈。惟柳泉徐先生崛起東南，以古文名世，先生之文嚴而肆，奇而法，峭刻而渾厚，誠入於櫛而出於韓者，顧亦不樂仕進，終於清秩，遺集數十卷，君序而梓之。甥舅戚誼，久侍函丈，師門衣鉢，獨得真傳。先生嘗謂余曰：此吾家何無忌也！先生既沒，余出宰豫章，吾郡談

古文者咸推君爲巨擘未幾舉鄉書成進士以令長需次江左交日益廣名日益高文亦日益進三吳人士相從問道者日益眾口講指畫皆有裨文教大府推重之疏授宿遷於是觀君之文者又將觀君之政矣宿遷爲徐州衝要號稱難治河淮水道交錯其閒山川險阻又多伏莽盤根錯節所以見利器遺大投艱之任非君孰克肩之君博涉書史通達世務平居敦孝友講任卹留心鄉邦利病知無不言多卓卓可稱道余願未暇及之而特以文章政事勗君所已能而靳君所未至他日庶幾合昌黎柳州文章政事爲一人於以發舒乃舅未竟

之志而益充大之行見

璽書褒美擢用儒臣敷歷中外恢張

聖治俾天下後世知讀書爲有用之學不至以文士輕
相詬病則所以致頌聲而祝眉壽者將徧氓庶矣區區
余文何足爲君重也抑余有私焉者前歲六十君爲文
壽余以魯靈光相譬欲余主持壇坫承四明學統余老
矣貧病交侵學殖荒落不敢任斯文之重深願君將伯
之助惠顧我梓桑而惜君入官伊始不欲以不情之請
溷君聽也姑以留異時息壤之約云爾是爲序

再從嫂張孺人六十壽序

吾宗自高祖以下，昆季之存焉者，長我祇二人。若嫂氏則長我三人，皆夔居也。柴孺人齒最尊，稱上壽。次卽張孺人爲

教授文林郎臬椽君之配。今年開六秩十月二十日，其生辰也。諸子將洗腆用酒，致慶堂上，而請序於余。高年戚屬存者無幾，吾幸爲孺人進周甲之頌，安可無辭。孺人年二十二，來歸於董。時太姑樂太夫人、君姑應太夫人，竝在堂。婉婉承順，咸得其歡心。樂太夫人已篤老，遭疲癯之疾，偃臥牀蓐。孺人謹視食息，候其意旨而進退之。昕夕弗敢懈。明年樂太夫人卒，從君姑治喪事，哀敬

交摯君姑亦老矣家政無纖鉅次第相委衡量刀匕之屬井井有緒妯娌侮甬聽命惟謹九宗三郇僉以爲臬椽君得賢內助云吾叔祖兄弟四人而叔祖爲姚太夫人所出無同母者叔祖歿樂太夫人年三十生從伯一人從伯之歿也應太夫人亦盛年所生惟臬椽君耳兩世苦節撫獨子以主宗祏春秋祭祀黯然神傷及孺人之歸也連舉丈夫子五女子子四家門鼎盛爲里黨所稱羨說者謂和厚之德所以召福孺人體坤道之正以持其家待尊長靡弗順也處房從築里靡弗繩也臨馭婢僕靡弗慈也故能振積衰之緒而衍多子之慶豈無

自而致之邪。雖然孺人則益勞矣。臬椽君性樸儉，召傭治田，歲數十畝，工匠客作以時至，而家中司爨惟一媪也。孺人主中饋，無失飪。當播穫之際，五鼓卽起力作，不怠兒女滿前，以次梳裹之，鍼黹縫綴之事，率丙夜不得寢。三十年中未嘗有一日暇也。應太夫人之歿，至今已二十六年，孺人猶思慕之。臬椽君之歿，亦四年矣。喪葬既具，婚嫁既畢，謝事於子婦，始得享清閒之福，以樂天年。則後此之從而隆焉者，又烏可量乎。猶憶孺人始歸，余方九歲，從伯姊預筵宴，墮席上杯碎之，先贈公召之出，罰跪於家，弗令起。俄而孺人盛服謁尊長，及余門，余

愧無所容，亟起匿屏後。當年情狀，宛然目前。曾幾何時，而孺人甲子一周，余亦鬢鬢有鬢，頽然其將老也。孺人長子入郡庠，以高等食餼，少子亦隸縣庠，繼自今，其益勉爾學，進爾修，掇拾科第，策名仕籍，以光大我門戶，俾孺人雍容祿養，醞粹沖和，徼

天子錫命，以崇封壽婦作

昇平瑞人，是孺人之慶也。是董氏之榮也。余且爲孺人進百歲期頤頌矣，是爲序。

正誼堂文集卷四